

1

我的家鄉清城有3所高中，二中是重點高中，本科率最高。

二中的4個火箭班的學生都是千挑萬選：先在進入學校的學生裡，以中考成績前300名為基礎，劃為6個重點班；其他10個普通班學生再劃片招收；每學期期末考試後，擠出前300名的普通班學生被踢出，擠進前300名的重點班學生則擁有了進入重點班的機會；第一學年結束，文理分科，以文理分數重新排名，產生兩文兩理四個火箭班，兩個理科火箭班每年“一本率”接近100%。

對於清城的家長來說，自己的孩子進入二中的火箭班，就意味著邁出了進入重點大學的第一步，是很長臉的事。

這種嚴苛的淘汰機制幾近殘忍，所有二中的學生，自入學起，便被推搡著向前走，巨大的壓力猶如懸在頭頂的重錘，鬆懈半分，就可能被擊落。這是一場一個人對所有人的戰爭，每個班級內的競爭都如火如荼，課間休息時走廊空無一人，看不見的硝煙瀰漫在學校每個角落。

我曾是二中重點班的一員，那三年的單調生活，就像一張素淨的紙，沒有寫字，卻滿是格子：每天6點半天還未亮就起床，開始晨跑、早讀，課程總是滿滿的，晚自習也絲毫不敢懈怠，吃飯要小跑著去，食堂座位不夠，跑得慢的，只能在操場或走廊站著吃。

每天回到家都是晚上10點多，有時作業寫不完，或者咬牙給自己加任務，入睡時間又拖到11點半，高三時睡眠時間則延遲到後半夜1點——我聽說，有的同學可以熬到3、4點睡。

為了清淨，高三班級被安排在教學樓頂層，每個班門前都貼著紅色的橫幅：

“不苦不累，高三無味；不拼不博，高三白活。”

“提高一分，幹掉千人。”

橫幅上還簽署每個人的名字。

我高一那年，高考前一天，即將離校的師哥師姐們進行了一個壯觀的告別儀式，書本、試卷的碎屑和紙飛機從5樓的走廊上被拋出，紛紛揚揚，漸漸覆蓋樓前的操場，白花花的一片，嘈雜的起哄聲此起彼伏，在樓層間回蕩鳴鳴，低樓層的學弟學妹們則都擠在樓道裡看熱鬧。此時，4個火箭班卻異常安靜，他們正在打掃考場衛生，他們教室對應的樓前，也是乾乾淨淨。

我仍然記得，當時班主任劉軍站在3樓的走廊上，指著5樓的火箭班對我們說：“看到了嗎？那就是火箭班，終究是和別人不同。”

2

劉軍在二中擁有很高聲望，往屆學生提起他時，總是讚不絕口。他的好不僅在於教學，更在於精神引領。開學第一天，他就站在講臺上對我們說：“你休息的時候，別人都在努力，最後只能落後於人。”

二中的生活極規律，少有活動，高三學生更是停止一切娛樂，枯燥久了，難免厭倦、懈怠，而劉軍最擅長的，就是給學生輸送雞血。每週一開班會，其他老師都是講講注意事項，讀讀稿，劉軍卻會給我們放網上下載的勵志紀錄片，或將一些高考逆襲故事列印出來，發給全班閱讀，再配合他之前所教學生的案例，每次都講得慷慨激昂，鏡片背後的眼睛閃著銳利的光芒。

入學第一周，劉軍就記住了全班人的名字。他善於觀察，學生稍有失常，就會做一對一談話，我剛入學時成績很好，但在激烈的競爭裡，倍感壓力。劉軍把我喊到辦公室，先泡了一杯茶，聊了聊最近學習的知識，委婉地點出我的狀態不好。

他那關切的眼神讓我放下了戒備，我捧著熱茶，將煩惱一傾而出。他側著頭耐心聽著，不時點點頭表示理解，聽我講完，又不緊不慢地教我規劃時間、調整心情。末了，他沉吟片刻，輕輕對我說：“在我心裡你是要登峰造極的學生。”然後，順手塞給我一盒英語單詞卡，拍拍我的肩膀，笑了笑。

回到教室後，我忽然覺得輕鬆許多。那段時間，我走路時攜著英語卡，連



她們鋌而走險，只為進火箭班

夢裡也在解題，疲憊時，看到劉軍鼓勵的目光，又滿血復活。

當然，被如此點燃的，並不止我一個。有次學校徵文比賽，題目是《我最喜歡的一個老師》，10篇優秀作品中，7篇都寫的劉軍，他在作文裡被比作燈塔、加油站。晚飯休息時間，劉軍在操場打籃球，女生們還會特意圍過去看。白凝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們一起經過籃球場時，總會故意大聲喊“劉老師好！”，劉軍向我們招手示意，我們就更加挺胸抬頭地走過去，那是一種與了不起的人物有關係的虛榮感。

3

劉軍非常看重白凝——重點班的女生一般都是我這樣湯湯掛掛的短髮，穿著打扮隨意，可白凝卻鶴立雞群。她相貌漂亮，長髮的發尾微微燙過，束成高馬尾，一張精緻的鴨蛋臉，笑眼彎彎，鼻子、嘴巴都小小的，又很會打扮。校規有規定，週一至週五必須穿校服，白凝便將褲腳挽起，露出纖細的腳腕，以顯示她的不同。等周日下午回校上晚自習，她就換上了自己的漂亮衣服。

我初中便和白凝相識，那時她還十分樸素，綁著長長的麻花辮，戴著簡單的紅色塑膠髮卡，穿著背帶褲，特別愛笑。初中時她家裡發生了一些變故，再回到學校就像變了一個人，雖然也常笑，但更多的是沉默的微笑。我和白凝雖是好友，卻感覺與她隔了一層紗，她把太多煩惱都埋在心裡不肯說出口。

白凝剛進高中時，成績十分優秀，第一次月考，就冲进班級前5名，但之後偏科嚴重，物理總是不及格，每週測驗，她總是在當場宣讀的“末位名單”裡。那些幸災樂禍的目光投到白凝身上時，她總是埋頭趴在桌子上，一言不發。我想說幾句話勸勸她，白凝卻搖搖頭說：“我想自己待一會兒。”

大家討論物理問題時，白凝也沒法參與，只能在一旁默默地聽，有的地方白凝聽不懂，講題的人就會一臉不耐煩，充滿鄙視。“我以後一定要學文科。”有天晚飯之後，白凝趴在走廊的欄杆上，望著漫天的星空對我說。

高一第一學期結束，迎來了普通班和重點班的第一次調換。

開學的第一天，我們班裡的最後5名學生背著書包離開教室時，班裡安靜得連呼吸聲都能聽到，所有人都低著頭，不敢去看他們臉上的表情。我坐在窗邊，偶然與走出教室的人眼神相對，那個男孩面無表情，一臉淡淡，似乎想扯一扯嘴角，卻又放棄了。我望著那些離開的背影，單薄而寂寞，沮喪與失敗將他們裹挾而去。

有人戰敗離開，也有新的勝者背著書包走進教室，高興地蹦蹦跳跳。新來的勝利者是三男兩女，吳潔是其中的一個。她個子高挑，校服上用丙烯顏料畫著大大的動漫人物，十分扎眼。她從容地走上講臺，自信地自我介紹，站在一旁的劉軍贊許地點頭。

新同學的加入帶來了活力，有一陣子，班裡甚至不像以前那樣沉寂了。但很快，問題就來了，普通班的紀律不如重點班嚴格，作業也相對較少，剛轉來的同學不適應，總是完不成作業，抄襲的風氣漸漸起來了。由於淘汰機制，重點班的學生本來就對別人持有戒心，不願意給別人講題，更不願意借作業給別人抄，常常發生衝突，最嚴重的一次甚至差點動起手來。

一次物理課的小組討論，物理課代表作為小組長，看白凝一直一言不發，便主動讓她發言。白凝講不出來，小組長就不耐煩地哼了一聲，無視白凝，繼續

讓別人發言。沒想到吳潔的脾氣一下子被點燃了，下課後揪著小組長的領口把他摀在桌子上，逼他向白凝道歉，直到他連連求饒才放手。

“吳潔像什麼樣子，小太妹似的！”那件事以後，班裡的大多數女生都對吳潔敬而遠之，只有白凝和她成了形影不離的朋友，我與白凝也遠了。

4

第二學期即將結束，分班考試近在眼前。每個人都要選擇文理方向，我毫不猶疑地填了理科，白凝卻一直猶豫不決。

雖然二中的文科火箭班也算優秀，但比起理科還是相差很遠。文科的不確定因素太多，未來就業方向也不如理科有優勢，因此班主任大多會勸重點班的同學們選擇理科。

白凝很想選文科，卻遭遇到劉軍阻攔——就學校目前的狀況而言，就算是文科前幾名，也甚少考上211、985。那段時間，劉軍常常把白凝喊到辦公室，一對一地做工作，勸她放棄文科。白凝心情也很糾結，連飯也吃不下，我看到她在走廊裡默默地流淚，而吳潔一直陪在她身邊。

白凝甚至瞞著劉軍，趁他不值班的日子偷偷請晚自習的假，翹課去參加藝術播音類的面試和培訓，希望走播音的院校，盡可能利用自己的優勢。

劉軍知道了這件事情，只說了一個字：“蠢”。

他試圖和白凝交談，改變她的想法，卻發現此時的白凝變得滴水不漏，完全將他拒之門外，也不願說出自己的想法。劉軍講話，她便溫和地聽著，之後仍然我行我素。至此，劉軍也對白凝很失望，不再管她。

然而，白凝猶豫再三，還是沒有頂住家長的壓力，在意向表上填了理科。選完科以後一個月便是考試，班裡的人都開始了緊張的準備。那一個月，同學們一個比一個到得早，有的甚至6點鐘就到了教室開始自習，10點鐘下了晚自習也不走，一直等到保安催才收拾東西。

大家都小心翼翼地互相打量著，你出一道題，那我一定要比你多出一道才行，暗暗互相較勁。幾乎每個人都買了課外習題，別人問起時，還會藏著掖著不想告訴對方，給同學講題也越來越顯得不合時宜——畢竟，現在人人都是競爭對手，別人多考1分，可能就會把你踩在腳下。

分班前還有兩次模擬考試，理科是語數外理化生，以往的成績排名全部作廢。

第一次模擬考試，年級文科排名分別出現了巨大的波動。白凝的文科成績穩居年級前20，理科成績卻掉出了200名開外。

按照這種排名，白凝根本不可能進入火箭班。白凝慌了，除吳潔外，她拒絕和任何人說話，從早到晚，總在自己的座位上寫寫畫畫，或是趴在桌子上，沉默地看著窗外。

出人意料的是，第二次模擬考試，白凝的成績一飛沖天，理科成績也直接沖進了前10名，而吳潔的排名也從墊底變成了40左右。她倆一下子成了老師們表揚的對象。而白凝也開始展露笑顏，仿佛大病初愈的病人，重新煥發了一絲活力。

班裡卻開始議論紛紛。有人說，白凝和吳潔用手機作弊了，才能在模擬考中取得好成績。劉軍本就對兩人的成績將信將疑，流言傳進了他耳朵裡，他冷哼了一聲，告訴圍在旁邊的班委們：

“我一定查查她們倆有什麼貓膩。”白凝和吳潔雖然對傳言毫不理會，但她們平時的表現也顯出怪異：吳潔在普通班的朋友常來我們班喊她們出去，然後一起在空空的走廊裡喃喃咕咕地商議事情，一副神神秘秘的樣子。沒人願意招惹吳潔，也都避而遠之。

5

分班考試是在最熱的幾天，一連兩周滴雨未下，太陽灼熱地炙烤著大地，人像被悶進了蒸籠，喘不上氣，推開教室的窗子，便有一股股乾燥的熱氣湧進來。

進行到第二日，坐在教室裡的同學們已顯出難忍的躁動，奇怪的是，考場並沒有老師執勤巡視，教室裡總有低低說話的嗡嗡聲。

時針就要指向6點鐘，馬上就到開飯時間，我正從筆袋裡拿出卡準備溜出去，劉軍忽然一臉嚴肅邁步走進了班裡。他直直走到白凝面前敲了她桌子，又招招手示意吳潔跟他一起走。白凝正翻著化學書，抬起頭和劉軍對視一眼，不動聲色地合上課本，一言不發地跟著他走了出去。

“作弊被抓了吧？”同桌向我一挑眉，幸災樂禍地說，“活該，讓她們再得意忘形。”

下課鈴響起，班裡的人一窩蜂湧向食堂，而我走下樓梯時路過年級辦公室，看到了圍著白凝和吳潔的校長和主任，心裡突然湧起一種不祥的預感。

買完飯回來，班裡的人一個個神情神秘擠在一起議論著些什麼。同桌見我回來了，把我扯到座位上，眼裡閃著驚奇的光：“你知道嗎？出大事了！”

“出什麼事了？”

“白凝和吳潔把教務處門撬了，把卷子和答案都偷走了，還拿去複印了很多份，發給了好多人，普通班的被牽連出一大串，成大案了！”

我腦子轟的一聲，突然明白了之前白凝和吳潔之前神神秘秘的，是在走廊裡商議些什麼了。

那天晚上，警笛聲響徹校園，事件也震驚了整個清城。

這次分班考試是全市統考，由教育局統一出卷。盜竊案讓教育局的領導震怒，緊急下達指令成立調查組，進駐二中調查，白凝和吳潔被連夜帶走，連書包都沒有背。

清城很小，這件事幾乎是一夜就傳遍了整個縣城，縣裡的貼吧、微信公眾號、微博等各個平臺被這件事刷屏，“二中重點班女生盜竊試卷”成了最火熱的話題。

劉軍緊急召集班委開會，他疲憊極了，幾乎是癱在椅子上向我們說明了這件事：他一直懷疑白凝和吳潔作弊，便在考場上對二人盯得異常仔細。他發現進場還沒有20分鐘，吳潔便答完了所有的生物題，坐在座位上無所事事地轉筆。劉軍自己就是生物老師，對答案有幾分印象，他走到吳潔身邊掃了一眼，一看就發現吳潔的答案和標準答案一模一樣。

他不動聲色地在吳潔交卷後找出答案比對了一下，發現她的答案和標準答案一字不差，震驚之後又去查了白凝的試卷，發現白凝的試卷也是如此。劉軍滿腹狐疑，喊吳潔和白凝去辦公室對質，套了幾句話，她們就承認自己撬了教務處的門，偷了試卷。

“怎麼撬的？”

“打電話給開鎖公司說我是老師，鑰匙忘在辦公室了，讓他幫忙撬開。”

“怎麼進的學校？”

“我給保安遞了一條煙。”白凝一

臉淡淡地說。

劉軍立刻去查了監控錄影，錄影裡只有白凝一人，她戴著黑色的帽子和口罩，不緊不慢地走進辦公室翻找試題，然後連帶著答案一樣拿了一份。

“吳潔呢？”

“她在外面放風，防止其他人進來。”

6

這次試題和答案洩露十分嚴重，為白凝和吳潔出謀劃策的普通班學生表面說著會保密，暗地裡卻將答案複印了十多份傳了出去，這不僅容易暴露，還成了大型團夥作弊行動。

清城二中被迫退出了全市統考，改用自己的試卷重新考試，全年級的人被迫延遲2天放假，繼續在炎熱的夏日裡做試卷。學生家長罵聲連連，說吳潔和白凝是耗子屎，壞了一鍋粥。這時候，所有二中的學生都只想趕快結束這次考試回家，沒有人再在意最後的分班結果。

學校裡對白凝和吳潔做出了處分決定，白凝開除學籍，吳潔由於沒有在監控裡露面，給了留校察看處分，其他從犯給予警告處分。

白凝的家人一聲不吭地收走了她的所有東西。吳潔的家人卻一哭二鬧三上吊，請求學校不要給女兒處分，免得給她留下污點。吳潔的母親甚至撬壞了學校天臺的鎖，爬上天臺大喊大叫，還在學校門前拉起了橫幅，跪地哭泣，請求學校放過女兒，一時間又上了清城新聞的頭條。

學校最後召開了一次校內聽證會，對這次盜竊案做了最後的決議。我是學生會代表，被學校喊去參加。我對白凝既埋怨又心疼，不想踏入那扇門，看到她最狼狽的樣子，便進去簽了到，又溜出來，只站在門口倚著牆聽裡面的聲音。

劉軍的聲音傳來，他大致是說，這件事是學生不對，但更多的責任是他管理不嚴，對學生關心不夠，導致他們走上歧途，他願意為學生負責，希望學校能再給學生一個機會，不要開除學籍。

隔著牆，我聽見劉軍仍然鏗鏘有力、卻掩飾不住沉重的疲憊。經過這件事，他仿佛一夜間蒼老了許多，頭上也添了些許白髮，不再像從前一樣精神昂揚了。

而學校堅持維持原來的處分，不肯讓步分毫，一定要將白凝趕出二中。

聽證會在年級主任的最終“宣判”中結束了，我歎了口氣，準備離開，卻被一個熟悉的声音喊住了。我回過頭，是白凝。

她穿著一件純色的T恤，頭髮亂糟糟的像是幾天沒打理過，和平常的模樣不同，眼周也黑黑的。

“你……”我一開口就忍不住染了哭腔，“你幹嘛要做這種糊塗事啊，你是不是傻啊你！”

“對不起，”她眼淚一下子就出來了，“我是沒有辦法。我不想選理的，可是我已經選了，我一定考不進火箭班，那樣會被別人看不起，進不了火箭班我以後就更沒希望了。我只能這樣了，你知道嗎？我只有這條路可以走了！我很後悔，但是我沒有辦法挽回了，我一輩子都完了！完了！”

“你別這樣。”我抱住她，“以後還有機會的，你一定要繼續讀書，總有路能走的。沒關係的，真的沒關係的……”

除了這句徒勞的安慰，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。但我知道，這件事終究會成為她生命中的一個再也無法洗去的污點。

暑假結束後，白凝離開了學校，聽說她的父母想辦法讓她去了縣城普通高中九中學文科。

在這個事件中，劉軍承擔著不可推卸的責任，也不再可能繼續擔任重點班的班主任，於是報名參加了學校的支教項目，離開了清城。

劉軍走之前，我同他見了最後一面。坐在燈火闌珊的操場上，劉軍問我：“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？是學校錯了？還是我錯了？最後竟然把學生教成了這樣？”

我們在操場上相對無言，最後他歎了一口氣，站起來垂著頭離開了。

CARROLLTON BANK

卡羅頓銀行 since 1877

www.carrolltonbanking.com

Equal Opportunity Lender · Member FDIC

協助您處理支票帳戶、存款帳戶 商業及個人貸款等

週一至週五9am – 5pm在Clayton辦公室
可電話預約至其他辦公室

九個分行為您提供方便的服務

免費停車

7911 Forsyth Blvd., Clayton, MO 63105 (corner of Central & Forsyth)

張雅惠 亞裔業務代表
Tina Hsieh · Vice President

314-655-3854

歡迎來電洽詢
傳真：314-863-5206

9個分行為您提供方便的服務

免費停車